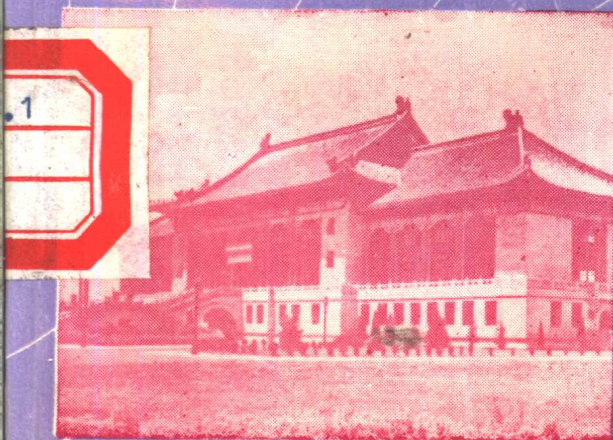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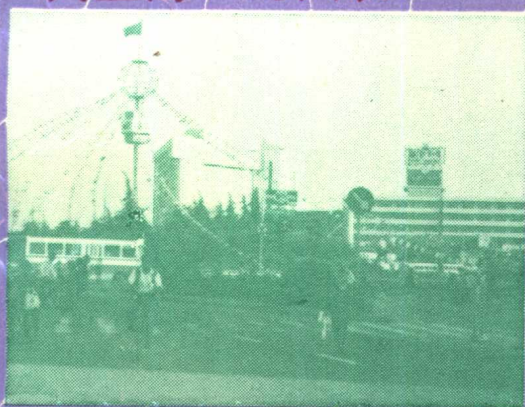


姚秉楠 著
陆卫

上海谭

五角场——
“大上海”的兴衰



复旦大学出版社

上 海 谭

姚秉楠 周振鹤 施宣圆 主编

五 角 场 ——“大上海”的兴衰

姚秉楠 陆卫 著

复旦大学出版社

(沪) 新登字 202 号

上 海 谭

阿拉上海人——一种文化社会学的观察

浦东——新上海的一半

五角场——“大上海”的兴衰

会馆街——外码头人从这里兴起

乌泥泾——绫布二物，衣被天下

姚秉楠 周振鹤 施宣圆 主编

复旦大学出版社出版

(上海国权路 579 号)

新华书店上海发行所发行 上海竟成印刷厂印刷

开本 787×960 1/32 印张 3.75 本册字数 63,000

1993 年 6 月第 1 版 1993 年 6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 1—1300

ISBN7-309-01038-8/G·172

全 五 册

定价: 24.00 元

内 容 提 要

《上海谭》为刻画上海社会生活风貌的小型书系，由《阿拉上海人——一种文化社会学的观察》、《浦东——新上海的一半》、《五角场——“大上海”的兴衰》、《会馆街——外码头人从这里兴起》、《乌泥泾——绫布二物，衣被天下》五册组成。每册选取一个视角，依据史实，勾勒近代以来上海人与上海滩的典型状况，叙述生动，多有新见。对于本地的民情风物，“谭”得贴切而有趣味。全书不仅地方色彩浓郁，而且充分展示时代气息，可适应机关、企业和学校等各界读者的需要。

责任编辑	仁 本
封面装帧	郝 群
责任校对	张利勇

目 录

[1] 前 言 饱经沧桑，窥斑见豹

[8] 一 困境中的“大上海计划”

[10] 风云变幻的上海滩

[14] “第二首都”的荣耀与窘困

[24] 易地偏安，另砌炉灶

[32] 二 先天不足的“宠儿”

[33] 寒林拾薪，雪上加霜

[38] 初露端倪的“新上海”

[44] 内外交困中的“乔迁”

[50] 留下一盘残局

[53] 三 覆巢之下无完卵

[54] 充满火药味的日本“会社”

[58] 殷行古镇遭毁灭

[63] 侵略者的“东洋乐园”

[70] 强弩之末的“新都市”计划

- [74] 一丝回光返照
- [81] 四 充满生机的重镇
- [82] 大规模的市政建设
- [95] 经济发展的“逐鹿之地”
- [100] 兴旺发达的文教卫生事业
- [105] 结束语 历史给我们留下什么

前 言

饱经沧桑，窥斑见豹

这本小册子，取名《五角场——“大上海”的兴衰》。一些年轻朋友也许首先会被书名所困惑：五角场与“大上海”的兴衰有何相干？其实，五角场这块地方，曾经几度成为上海市的中心，多次兴起过建设“大上海”的热浪。爱国的人们曾在这里投下几丝振兴上海的希望；侵略者也曾在经营过图谋“长治久安”的基地……这些景况早已随着前进的历史车轮而烟消云散。时过境迁，熟知其沧桑的人已经为数不多。现在，我们再来回顾一下五角场连接“大上海”的兴衰史，对今天振兴上海、实现四化，可得到一些有益的启示。

上海滩不只一处五角场。“五角场”者，一般以“形”而名。即从某地一中心点出发，通过五条呈幅射状的马路向四周延伸，因其犹如五根触角，故称“五角”场。由此而名，本市就有曹家渡

五角场、徐家汇五角场、江湾五角场、大柏树五角场等。我们要讲的，是位于上海市区东北隅，现为杨浦区所辖，由四平路、邯郸路、淞沪路、翔殷路和黄兴路五条马路交汇的江湾五角场。正是这个五角场，阅尽了大上海的人间沧桑。

关于五角场一带的成陆发展和先民们在这里生息繁衍，流传过一些曲折动人的神话。据说很久以前，东海的最西岸线在今江湾、大场、月浦一线。当时的五角场还是一片汪洋。东海龙王残暴无比，时常兴风作浪，推波助澜，使西海岸大片陆地上的百姓饱受水淹之苦。宋景德皇帝得知灾情后，动了恻隐之心，一面拨库银赈济，一面下旨在今虹口区江湾镇北的万安路尽头造一座庙宇——“景德观”。庙宇对准东海，逢年过节，乡民们以全牛、全亥（猪）、全羊供奉龙王，祈求赐福，以保平安。谁料龙王爷毫不领情，依然肆虐成性。有一年，地藏王周游到此，见此情景，心中好不大忍，便令地方土地公召请精卫来填海，要把海岸线向东推出 50 里，再造一片土地，使龙王后退 50 里而鞭长莫及，不能再施虐这片土地。土地公奉命圈划了从今军工路东南、走马塘以北、黄歇浦（即今黄浦江）以西的一块土地，请精卫衔来木石泥沙，从原来的西海岸一点点向东填。精卫是一种最有恒心、最有灵性的

鸟，经过年复一年的衔土填海，也不知过了多少年，终于实现了再造 50 里地的愿望。许多原来常年受灾无家可归的乡民，陆续来到这块新大陆搭棚建屋、耕种土地，有的还到海边结网捕鱼，日子开始安定。

东海龙王决意报复。它以潮水倒灌搅得这块新陆寸草不生，众生丧胆。每年都有大批老幼被海水卷走，葬身鱼腹。及至明正德年间，有一名叫殷西溪的大官，立志为民消灾灭祸。他辞去官职，选择了这块新陆的中心地段，造了一排东西向、计一里多长的房屋，让灾民来住；又拿出粮六千石、衣上万件，接济灾民。以后，只要遇灾，殷就开仓济贫。乡民依靠他救济活命者不计其数。后来，这一里长街形成了有四十多片店铺的“殷行镇”。

殷死后，变成这一带的土地神，继续为民造福。面对龙王的淫威，他与“景德观”（后改称“东王庙”）供奉的七位神明商议如何扼制龙王施虐之良策。无奈龙王身居海陆两地，苦在陆地作恶，则七位神明可仗义稳操胜券；只是要下海除恶，却无此能耐。只有殷土地计上心来：“吾生前与几个好友为点缀新陆美景，分别在殷行镇、朱家宅、张家宅、浣沙浜等处栽种了七棵银杏树，经历几十年龙王和风俗、地煞的袭扰，依然枝繁

叶茂，说明银杏是不畏凶煞淫威的。各神明何不各选一棵银杏作替身，帮助银杏在上空把枝叶连成一片为‘天罗’，遮住雷公、闪电、雨伯、风侯逞威；在地下让银杏盘根错节联成‘地网’，使海潮冲不垮，地煞震不开？”各神明遂化作金龙、青龙、白龙、黑龙等“七龙”附于树身。果然大显身手，与龙王决斗了几百年，保住了这块新陆。如今，传说中的七棵银杏，两棵毁于军阀卢永祥之手；两棵连同殷行古镇遭日寇夷平；两棵在国民党军队败退前为造工事被铲除。唯有浣沙浜一棵，硕果仅存，历经战乱，依然枝繁叶茂，成为五角场这块新陆的象征……

传说毕竟是传说，无从查考。然而，五角场的成陆时间并不太长却是可信的。

据地质普查勘探，这里曾有一条自北而南，经宝山月浦、川沙北蔡，南汇下沙的沙带。考证后认定，这里筑于唐朝的一条捍海塘。五角场位于这条沙带的东侧，这说明唐朝时，五角场还处于捍海塘外的茫茫大海中。这样，它的成陆时间约在唐、宋之间，距今 900—1200 年间。若作为一个行政区域之名的五角场，则其历史更短。然而，它的历史虽短，却饱经沧桑，在上海建城七百年，特别是上海开埠后的历史上，占有重要的地位。

五角场是近代上海沦为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的见证。自 1843 年上海开埠后，五角场也为帝国主义列强所垂涎。“末代皇帝”期间，清政府曾先后在这里开设海关、理船所、工厂等。与此同时，日本、英国、西班牙、丹麦等国也纷纷来此择地盖洋楼、建乐园、办电报局等。西方列强的影子，不在这里出现。

此后，五角场是中华民国上海市政府为与外国租界抗衡，而依据西方现代城市规划理论，建设新的“上海市中心区”的所在。本世纪 20 年代末、30 年代初，上海市区的中心地段已被帝国主义势力所瓜分。各国的租界成了不受中国政府管辖的“国中之国”。“华界”所属的南市、闸北两块地盘，被公共租界和法租界拦腰截断，南北分处。当时被誉为“第二首都”的上海特别市市政府，在市中心区竟无一席之地，只得易地偏安，到“下只角”另起炉灶。于是，在 1929 年 7 月，特别市政府第 123 次会议通过决议，将江湾五角场辟为新的“上海市中心区”，并经过几任市长的努力，实现了其中的部分计划。虽然这一堪称宏大的规划最后以失败告终，许多建筑物在战火中毁于一旦，然而我们仍然可以从这一带残存的路名、建筑物中，依稀窥见当年“新上海”建设的斑斑遗迹。

上海沦陷后，五角场是日寇的重要侵略基地，是“大上海”受尽屈辱，走向衰落的一个缩影。1937年“八·一三”后，日军从五角场东侧的虬江码头登陆，一路西进。铁蹄所至，人畜不留。他们在国民党特别市政府规划的“大上海”残局上，经营所谓《上海新都市计划》，从天上到地下，造机场，挖地道，营建大批军营和日军家属宿舍，妄图实现其“立足‘新市区’（五角场），久占大上海”的美梦。抗日战争胜利后，五角场由国民党接管，成了一处军事基地，冷落萧瑟，一蹶不振，在风雨飘摇中结束了它的过去。

新中国建立后，五角场是上海城市建设日新月异的象征。尽管国民党上海特别市政府想把五角场规划为“新上海”，日伪时期被称作“新市街”、“新市区”，但他们留下的，只是人民的深重苦难和一派荒凉景象。只有人民政权才赋予它以真正的新生命。解放后，五角场以其得天独厚的地理位置、四通八达的交通网络等有利条件，重整面貌，取得了令人瞩目的发展。如今，它已成为上海市东北面城乡结合部一座广厦林立、充满生机的新型卫星城镇。由于它的特殊地位和潜在力量，它将在今天开发、开放浦东，重振上海雄风中，日益发挥其不可忽视的作用。

它是一份档案，记录着在这里建设“大上海”

计划前后上海的兴衰荣辱史；它是一块丰碑，镌刻着上海解放后建设成就的重要内容；它是一座重镇，连接着规划中的上海城区的内外两条环线
.....

由于五角场特殊的地理位置和历史地位，因而它与上海的兴盛和衰落的关系实在太密切了。从它的历史变迁中，我们将会“窥一斑而见全豹”，从一个侧面，粗略地了解上海近百年间的兴衰荣辱史；从它的历史变迁中，我们将汲取些许为今日开发浦东，振兴上海可资借鉴的经验教训。同时，通过对五角场的过去和现在以及它与整个上海的休戚相关之处的了解，读者们将会更加熟悉上海、热爱上海，为振兴上海建功立业。我们期望这本小册子能在这方面给人以启迪。

一 困境中的“大上海计划”

本世纪 20 年代中期，上海特别市市政府因帝国主义列强的“租界”割据，在上海市中心区已无立足之地，而不得不煞费苦心，选中五角场这块宝地，拟定了一个比较宏大的规划，在这里大兴土木，指望建设一个拥有主权的新上海，以与“租界”相抗衡。

上海自 1843 年开放为商埠后，因其特殊的地理、政治、经济和人口等有利条件而迅速崛起。进入二十世纪，上海已成为我国的经济文化中心和全国最大的工商业城市、国际著名的贸易港口。上海在全国举足轻重的地位以及举世瞩目的影响，使 1927 年“四·一二”后取得政权的南京国民政府对其加以特殊考虑。于是，便破格地将上海设为“特别市”。

然而，“特别市”虽遇此恩赐，却也面临着严酷的现实。由于外国资本的渗入，上海自开埠

后，逐步形成了公共租界、法租界和华界“三足鼎立”的畸形局面。在三分天下的大格局中，华界地区因清末封建政府的腐败、衰亡，全国军阀混战，争权夺地以及地方自治运动的兴趣等，内部又出现了四分五裂、政出多门的分崩离析状态，使华界地区根本不可能获得整体上的较大的发展。甚至华界并没有真正的统一起来，如当时的吴淞就实际上游离于南市和闸北两区之外，而南市和闸北也是自成系统，难以呼应。

上海特别市建立后，随着上海及其周围地区的相对稳定，使上海华界地区统一起来成为可能，从而初步结束了清末以来数十年各自为政的混乱局面，为开展较有规模的开发和建设，提供了重要的基础。

面对一个错综复杂、百废待举，需要大加整治的上海，市政府发起并制订了“大上海计划”，提出了大规模改造、开发和建设上海的蓝图，多少反映了作为一个新的政权，其最初所具有的一种除旧布新的意识和开创精神。“计划”的一些合理部分，也反映了市政府官员中的有识之士和有关规划设计人员对上海城市改造和发展的一些真知灼见。

风云变幻的上海滩

本世纪二十年代，上海处于一个风云变幻的时期。

1842年8月29日，中英签订《南京条约》，清政府被迫开放广州、厦门、福州、宁波、上海五处为通商口岸。一个原先以农村经济为主，自给自足、闭关自守的上海，随着外国资本主义势力的入侵，逐渐变成一个畸形的东方大城市。到了本世纪二十年代，“十里洋场”已被列强割据。先是由英国侵略者于1845年同清政府地方官勾结，炮制了一个所谓《土地章程》，由上海道台官慕久公布。该《章程》划定李家庄（今北京东路）以南、洋泾浜（今延安东路）以北地区为“英人居留地”。1846年，划定其东西界线，即东起黄浦江，西至界路（今河南路）。在这个55.8公顷的区域内，英国侵略者可以用低微代价随意“租借”中国居民土地，且可以永久“租借”下去。这种“永租”，实际上是外国列强妄图永占中国领土的代名词。于是，就出现了列强在中国勒索的第一块租界——英租界。紧接着，英国侵略者又以种种借口扩大地盘。1860年，“租界”扩大到200公顷左右。美国步英国后尘，于1848年根据中美《望厦条约》，划出虹口一带

为美租界，当时尚未确定具体范围。至 1863 年 6 月，划定西自西藏北路南端，向东沿苏州河及黄浦江到杨树浦，再沿杨树浦向北 1.5 公里处由东向西划一直线，连接护界河，作为正式美租界。1863 年 9 月，英美两租界合并为“公共租界”。以后，列强又通过“越界筑路”等手段，使租界面积达到 2230 多公顷，分为北、东、西和中区。1915 年，公共租界再次扩展，向北扩张到虹口公园一带及闸北区部分；向西扩张到普陀区中山公园一带，新占 1360 多公顷土地。至此，公共租界强占的土地共约 36 平方公里。继英、美之后，法国也向上海道台提出“居留地”要求，攫取了南至城河、北至洋泾浜，西至今西藏南路、东至今龙潭路范围约 65.7 公顷土地，以后又不断扩张。这期间，日本虽然没有专门的“租界”，但他们借虹口一带为“公共租界”，久占不归。到抗战前夕，日本实际上已控制了四川路桥、苏州河以北地带，一直向北到虹口公园；又沿黄浦江北岸往东到杨树浦复兴岛，并不亚于当时英、美、法各国在沪的势力范围。

外国资本的入侵，当然是对中国财富的掠夺，但客观上也促成了上海经济的某些繁荣景况。自 1843 年 11 月 17 日上海正式开埠后，外国进入上海港的船舶越来越多，内外贸易日益发